

迟子建

铁凝

韩少功

叶广苓

小说选刊评选

徐坤

林希

2009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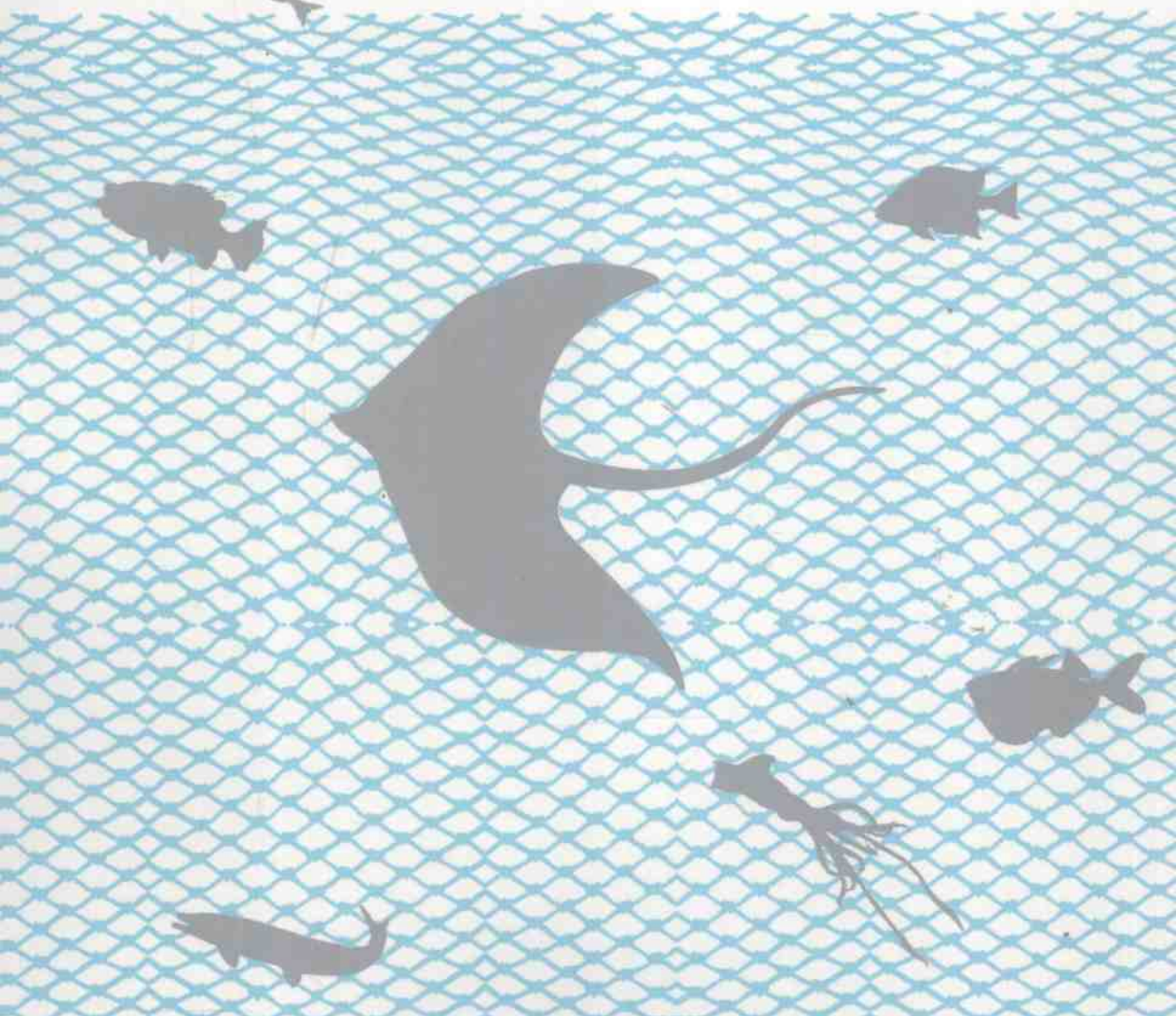
# 中国小说 排行榜

晓航

陈世旭

陈建明

付秀莹



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

# 2009



## 中国小说排行榜

中短篇小说以其适宜的阅读长度和对现实生活的迅速反映，深受广大读者的喜爱。在每年的小说作品中，既有实力派作家的精心之作问世，并在全国获奖；也有文学新人不断涌现，以其独特的经验，带给我们新的审美感受。因此本刊自1995年复刊以来，每年都要在月选的基础上编辑一套优秀作品的年选。目前已历经十余年，在读者中有着广泛的影响和好评。

编辑《2009中国小说排行榜》这本书，并非想在“排行榜热”中觅得一席之地。我们的初衷，只是为了满足读者阅读小说精品的需要。在今年优秀作品月选的基础上，经过认真的比较和遴选，最终确定10篇短篇小说和10篇中篇小说入选本书，从而集中体现2009年度中短篇小说创作的大体成就。

小说选刊 杂志社  
2009年12月

ISBN 978-7-5639-1898-0



9 787563 918980 >

定价：50.00元



小说选刊评选

2009

中国小说  
排行榜

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2009中国小说排行榜/《小说选刊》杂志社评选. —北京: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, 2010.1

ISBN 978-7-5639-1898-0

I. ①2… II. ①小… III. ①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9)第218000号

## 2009中国小说排行榜/《小说选刊》评选

---

策 划: 张 明  
责任编辑: 李兰丁  
特邀编辑: 文 欢  
版式设计: 齐物秋水

出 版 者: 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  
(北京市朝阳区平乐园100号 北京工业大学校内 邮编: 100124)

发 行 者: 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 (电话: 010-67392308)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: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: 720毫米×1030毫米 1/16

印 张: 33.25

字 数: 470千字

版 次: 2010年1月第1版

印 次: 2010年1月第1次印刷

印 数: 10000册

标准书号: ISBN 978-7-5639-1898-0

定 价: 50.00元

# 目 录

## 短篇小说

- 解 冻..... 迟子建 001  
今夜无人入眠..... 斯继东 018  
吼 夜..... 季栋梁 036  
海军往事..... 陆颖墨 046  
昔我往矣..... 王 甜 060  
立夏·立秋..... 陈世旭 075

——波湖谣

- 浮生记..... 艾 玛 094  
爱情到处流传..... 付秀莹 102  
内科诊室..... 铁 凝 112  
怒目金刚..... 韩少功 122

## 中篇小说

- 罗坎村..... 袁劲梅 135  
白莲浦..... 陈旭红 177  
哭 歌..... 薛 舒 215  
百鸟朝凤..... 肖江虹 251  
岁月如诗..... 林 希 296  
黑白电影里的城市..... 陈 河 355  
通天河..... 徐 坤 387  
小放牛..... 叶广苓 414  
每一个下午..... 陈继明 453  
灵魂深处的大象..... 晓 航 484

选自《小说选刊》2009年第2期

## 解 冻

迟子建

冰消雪融时，小腰岭人爱栽跟头的日子也就来了。

村路因解冻而变得泥泞不堪，腿脚不利落的老人和在春光中戏耍的孩子，往往走着走着，就被稀泥暗算了，“刺溜”一下，滑倒在地。孩子跌倒不冤，他们高兴的时候，又跑又跳的，忘却了泥泞；而那些老人，可是小心翼翼地走着的啊。老人们倒地的一刻，哭的心情都有了。中年人里，也有被泥泞算计的，比如酒鬼。他们飘摇着扑地的时候，往往醉话连篇，有的说自己钻进女人柔软的花被窝了——舒坦，有的说他没做伤天害理的事儿，凭什么要被领到阴曹地府的门口，还有的把稀泥当成了大酱，嚷着：“来、来裸葱，蘸蘸！”

小腰岭的女人恨透了泥泞，一旦暖阳照拂得屋顶的积雪脱胎换骨，屋檐滴答滴答地滴水了，她们便不愿让老人出门，不愿让男人喝酒，更不愿让孩子玩耍。不然，她们得一天洗一盆衣服，耗力气不说，还浪费了肥皂。可是泥泞怎么能阻止得了人的日常出行呢，老人该溜达还得溜达，孩子放学归来的路上照样打打闹闹的，男人们也断不了仨仨俩俩地凑一堆划拳喝酒。你时常能在路上，逢着那些栽倒后滚了一身泥水的人。女人们没办法，只好让家人穿最破旧的衣服和鞋子。若是外乡人这时节来小腰岭，看着一村人衣衫褴褛的，会说：“这村子穷掉底儿了！”

有一个在泥泞中依旧衣着考究的人，他就是小腰岭的小学校长苏泽广。只要上班，他必得穿上皮鞋和中山装，虽然他倍加小心，可是回家的时候，裤脚还是溅上了泥点，鞋帮也跟打了一圈儿眼影似的，沾上了污泥。他老婆黎素扇，少不了埋怨他几句，说你看看小腰岭的人，谁像你穿成这样，让人笑话！苏泽广说：“我这么多年没穿中山装了，好不容易盼到能穿的日子了，再让它压箱底，不是可惜了吗！”工宣队进驻学校的那些年，青峰林业局机修厂一个满手老茧的锻工取代了苏泽广，

做了校长，而他则被发配到畜牧厂养猪。苏校长养猪的那些年，无论冬夏，都穿着藏蓝色的土布工作服，他的裤管让猪拱得常沾着猪食嘎巴。那一单一棉的皮鞋，也被搁置起来。他夏天穿球鞋，冬天则是抗踢的大头鞋。他给猪絮干草时，一旦发现猪栏门被冻住了，便抬起腿，三脚两脚的，用大头鞋把门踹开。平反后的苏泽广官复原职，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供销社买了一盒鞋油，把皮鞋打得锃亮，然后又捧出中山装，让老婆把它熨烫得板板正正的，挂在衣柜最显眼的位置。小腰岭人看他穿着中山装的样子，有的羡慕，有的则嗤之以鼻，说：“臭老九又抖起来了！”

苏校长喂猪的年月，每年初春，免不了闪失，做两回泥猴。好像人一落魄，腿脚也软了。而这两年，他精神抖擞的，哪怕再湿滑的路，也没有跌倒过。所以黎素扇因丈夫裤脚的泥点发牢骚的时候，也会自我安慰道：“唉，比起从前，这算是小打小闹的脏了，伺候得起！”

苏泽广这天下班回家，滚了一身的泥水，显然他是摔倒了。黎素扇气青了脸，嚷着：“我说让你穿破衣服吧，你非不干！这咋叽布的中山装，洗、熨都费劲，你知道不知道？！”

“我知道。”苏泽广垂头丧气地说，“我自己洗，不劳你了。”

黎素扇心软了，她撇着嘴说：“我也就是说说，你洗，肯定在水里逛荡几下就拎出来了，洗不透亮，还得我费二遍事。”

苏泽广吁了一口气，边脱衣服边说：“你得赶快把它洗好晾干，我要去兴林开个会。”

“什么会呀，要去兴林？”黎素扇问。

“我要是知道就好了。”苏泽广说，“邮递员下午送来急件，我打开一看，是教育局发来的，让我后天到青峰报到，然后去兴林开个紧急会议，特别注明此事机密，不得外传。”

黎素扇“哎呀——”叫了一声，打了个激灵，说：“是不是出什么事了？”

苏泽广阴郁地说：“我也这么想。以前通知开会，什么内容，会期几天，都说得明明白白的。这次呢，既没说会议议题，也没说要开几天。而且，怎么会把人召集到兴林呢？我看这次，恐怕凶多吉少。”

“就你一个人吗？”黎素扇分明带着哭音了。

“通知上写着三个人。”苏泽广说，“还有林业局招生办的主任陈树典和一中的王中健校长。”

“人家都是青峰的，基层的只有你啊。山上山下这么多学校，南沟学校、山河学校、

望江岭学校，怎么单单让小腰岭学校的校长去呀？你想想，这两年，你是不是犯了什么错误呀？”黎素扇问。

“我想了，小腰岭学校没有品德不良的老师，也没有违反校规的学生，没错误。”苏泽广说。

“你做没做什么越权的事啊？”黎素扇苦着脸说。

“去年冬天敲钟的老王重感冒，我帮他打了三天钟，如果说越权，这算是一件。”苏泽广笑了。

“你还有心思开玩笑！”黎素扇说，“你要是出了事，我们娘仨怎么活啊？”说着，眼泪落了下来。

“你放心，万一有不测，我会安排好你和孩子的生活的。”苏泽广说。

黎素扇正想说什么，苏合图回家了。合图十五岁，初中快毕业了。他的相貌随母亲，团脸，大眼睛，塌鼻子，性情却随父亲，爱说，爱开玩笑。他今天用弹弓追一只乌鸦，绊了一跤，栽到泥坑里，正担心进了家门会挨母亲的骂，一看父亲换下的中山装，知道他先做了反面教材了，便心安理得地对母亲说：“爸爸的衣服得好好洗洗，我这身破衣服，就着爸爸洗衣服的水，搓巴搓巴就行！”

黎素扇泪眼朦胧地说：“两个冤家！”

小腰岭是个两百多户人家的小山村，归属于青峰林业局。青峰林业局呢，不过是兴林市下辖的一个县级小城。小腰岭离青峰十三公里，而青峰离兴林市则有三百多公里。从青峰去兴林，要乘六个小时的火车。小腰岭人常去青峰，办嫁妆，买年货，或是串亲戚；而去兴林，多半是因为病。但凡青峰医院看不了的病人，都会被转院到那里。所以小腰岭人若是听说谁家有人去兴林了，都不往好处想。

黎素扇生起火，烧了锅水，想着先洗了衣服，再做晚饭。她正要出去取洗衣盆，苏泽广提着它进来了。他先是舀了一瓢水，荡去盆底的浮灰，倒掉，然后才把清水注入盆中。当他舀完水，把手探到盆中，帮妻子试水温的时候，黎素扇红了眼圈儿。丈夫忽然对她体贴起来，让她觉得如果失去这个男人，日子将没有温暖可言。天色渐渐暗了，黎素扇把脏衣服浸泡到盆中，苏泽广知道这通洗要浪费不少水，而缸里的水快见底儿了，赶紧挑起水桶出了院子。

黎素扇坐在弥漫着水蒸气的灶房开始洗衣服的时候，忽然想起女儿苏彩鳞还没有回来，就吆喝后屋中的儿子：“合图，去看看你妹，早该放学了！”

“她呀，肯定又帮人值日了！要不就是跟我和爸爸一样，也摔到泥坑里了。真要是那样的话，妈妈，你今天可是太倒霉了！”苏合图满怀同情地说。

“你少废话，快去看看吧！”黎素扇说。

苏合图刚出门，就迎着了妹妹。苏彩鳞虽然没被泥泞害着，可她的书包受害了，书包成了泥包，彩鳞一见母亲就呜呜直哭。看来，她只顾了自己，没顾上书包。而那个帆布书包，是最难洗的。黎素扇唉声叹气的时候，合图大声说：“妈妈，都是烂泥惹的祸！它是咱家的敌人，我与它势不两立！”他张开双臂，用诗朗诵的形式来为母亲宽心：“啊——让这不三不四的小春天——快快地过去吧，啊——让又香又甜的大春天——快快地到来吧！”

小腰岭人，确实把春天分为小春天和大春天。小春天就是初春污泥浊水横行的时节，这时的春天乍暖还寒，给人半阴半阳的感觉；到了大春天呢，真正是风和日丽了。那时道路干爽了，草绿了，花打骨朵了，燕子来了，南窗下暖风阵阵。一到这时节，小腰岭人就不爱回屋睡觉，因为星空也变得好看了。

小腰岭的小春天大抵是在每年四月的中下旬，而大春天则始于五月。一般来说，人们在小春天就开始翻地，运送积肥；到了大春天，就要播种了。

苏校长连挑了三担水。他每挑回一担，天也就衰老一层。等他把缸灌满，天已老气横秋了。黎素扇洗完了衣服。他们点起蜡烛，一起做晚饭。合图坐的椅子掉了条儿，他声言不用请木匠，自己就能修上。他里出外进的，一会儿去仓房取锯和斧子，一会儿去抽屉里翻钉子和锤子，忙得不亦乐乎。彩鳞呢，她正把课本和文具一样样地往一个三角布兜里装，她的书包没干之前，她得提着它上学。书包四棱四角的，一副正人君子的派头；而三角布兜，却给人贼头贼脑的感觉。彩鳞往里面摆书本的时候，就有点不信任它。果然，拾掇好东西后，她试着拎了一下，三角布兜里面的书本便乱成一团。它们就像是一群无赖，横七竖八地倒在一起。彩鳞噘着嘴，抽出一支铅笔，放到膝头折断了。她生气的时候，喜欢糟蹋东西。

黎素扇从坛子里取出一块腌肉，切成薄片，摆到盘子上，覆上花椒和辣椒，放到笼屉蒸上。之后，和了一块面，烙起葱花油饼。

苏泽广说：“今天菜好，我想喝两盅。”

黎素扇说：“你不说我也会给你烫壶酒的。”她看了看丈夫，取出擀面杖，说：“我也想喝几口。”

苏泽广学会喝酒，是在他养猪的时候。那时无所事事，闷得慌。他跟畜牧局的兽医常聚在一起，喝得云里雾里的。

有一次他喝醉了，把酒桶里剩下的二斤白酒搅拌在猪食里，喂给了一头种猪。结果这头猪醉得连几步之遥的窝都回不去了，睡在了猪食槽子旁。第二天早晨，苏

泽广醒了酒去喂猪的时候，发现它还呼呼大睡着，便用木棍扒拉它。可是种猪只是哼哼，起不来。苏泽广一看放在猪栏外的空酒桶，知道自己把种猪当作酒友了。这头猪从那以后，就不爱吃食儿，一天天地掉膘。苏泽广想来想去，觉得问题可能出在酒上，就悄悄将猪食淋上一点酒，前去试探，结果种猪对掺了酒的食儿大为青睐。苏泽广找到症结后，委实吓着了，他供自己喝酒都难，如果再加上一头猪，还不得倾家荡产啊。从那以后，他就给种猪戒酒，可是这猪一闻猪食没有酒味，吃个三口两口的，就回窝了。等到第二年春天，它瘦得走路直打晃儿，虚弱得无法交配。畜牧局的人一看它废了，就把它卖给青峰屠宰厂，供人食用了。

苏泽广沦为酒鬼后，不仅害了畜牧厂的种猪，还害了彩鳞。害那头猪，他当时就意识到了；而害了彩鳞，是这几年才察觉的。

“你喝了酒就是个兽，没命地要我！”这是黎素扇诉说那些年的委屈时，私下里常跟苏泽广抱怨的一句话。苏彩鳞，就是那个时期出生的。她一两岁在襁褓中的时候，还看不出与别的孩子有什么不同，咿呀学语，会哭会笑。到了三四岁，她的贪吃贪睡，让苏泽广隐隐担心。而五六岁以后，彩鳞的弱智渐渐显现出来。她练习查数，从一到十后，就开始发蒙，永远数不过十一的关口；黎素扇让她搬个板凳或递杯水，总要吩咐两遍，她才能明白。而且，一旦什么事情不对她的心意了，她就毁坏东西，用剪子铰掉裤腿，摔镜子，砸碗，把蜡烛扔进灶里当柴烧了，等等。直到这时，苏泽广才明白过来，自己酒后的发泄，酿了苦果。从那以后，他很少碰酒。就是前年落实了政策这么高兴的事，他也只是微微沾了沾酒。他觉得对不起老婆和女儿。

彩鳞上了三年小学，一直蹲级，现仍在一年级跟毛头小孩混着。小腰岭的孩子，知道她缺心眼儿，所以轮到自己值日时，为了偷懒，就夸彩鳞扫地扫得好，彩鳞一高兴，便挽起袖子，帮着值日。只要你看见她灰头土脸地回来，就知道她又帮人干活了。

苏家的饭菜摆上桌的时候，月亮出来了。合图一见腌肉和油饼，叫了声“真喂儿啊”，拿起一张油饼就吃。彩鳞一见哥哥吃上了，也赶紧抓起一张油饼。两个孩子抢着吃的时候，苏泽广换上一支蜡烛，黎素扇则斟好了酒。孩子在场，他们不好说什么，碰杯的时候，只是意味深长地望了对方一眼。黎素扇的目光幽幽的，哀怨重重；苏泽广的目光柔柔的，万般不舍。

他们干了一杯又一杯。合图边吃边用屁股晃着椅子，炫耀修好了它，那把椅子也就仿佛处于震中，稳当不下来。然而好景不长，只听“哗啦”一响，那条儿又掉了。椅子一瘸，合图的头磕在了桌角上，气得他蹦了起来，踢着它直骂：“你个小春天养的，

作践我不是？明儿老子劈了你！”骂完，才觉得额头疼，他苦着脸，一边用手揉着磕青的地方，一边说：“我今天怎么这么倒霉啊？我要被气成林冲了！”

黎素扇和苏泽广一听这话，忍不住笑了。

彩鳞打着嗝问：“哥哥，林冲是小腰岭的吗？”

合图龇牙咧嘴地说：“他呀，八百年前路过小腰岭，嫌这儿太冷，就打这儿上了梁山了！”

彩鳞不知道梁山在哪儿，更不知道八百年前是什么朝代，她扳着手指头算了半晌，没弄明白，有些失落，合图一离座，她就打着呵欠回自己的小屋了。

孩子们走开了，夫妻俩就敢说知心话了。

黎素扇说：“你估计，能出什么事儿？”

“我们这三个人，有两个是刚刚落实了政策回到教育岗位的，另一个呢，是刚成立的招生办的主任。你说能不能是高考出了问题？”苏泽广探询地问。

黎素扇在生产队当出纳员，她虽然初中毕业，文化不高，但脑子活泛，她说：“恢复高考才两年，不可能又取消了吧？就是取消的话，别说是小腰岭和青峰，就是中国的学校，哪一个跑得了？干吗单单找你们三个？”

“说得也是，当时恢复高考，下发的可是红头文件。”苏泽广说，“不过为什么招生办主任要跟着去呢？”

“能不能是夏老三家的孩子出了事儿呢？”黎素扇说，“你忘了，去年夏杰考上了沈阳的一个军事学校，人家不是来政审了吗？”

“他呀，学的是机密专业，当然得政审了。”苏泽广说，“他家成分好，又没有海外关系，政审早过关了，要不也不会录取他。”

“那我看这事跟高考还是没关系。”黎素扇说，“咱小腰岭不就出了这么一个大生嘛。”

“是不是落实了政策的人，还得回头看啊？”苏泽广说。

“什么叫‘回头看’？”黎素扇问。

“就是检查那些年劳动锻炼时，有没有过失。”

苏泽广说：“我们那些人，有的去粮库看库，有的去酒厂酿酒，有的去工厂抡大锤，大家干那些活是外行，没少出错啊。我就听说，吴校长弄坏过一台机床，王中健不会使酒曲子，几缸酒没发酵好，酸得不能喝，白白倒掉了。秦校长看粮库的时候呢，有一夜睡过去了，小偷溜进粮库，盗了好几麻袋玉米呢。”

“哎呀，我想起来了，你喝多了，不是害了一头种猪吗？”黎素扇说，“不过这

事不就是你知我知吗？”

“有一天我跟刘兽医喝酒，一高兴，就把这事给秃噜出去了。说完，我也后悔了。不过畜牧局的头头没找我的麻烦，看来刘兽医没有出卖我。”苏泽广说。

黎素扇放下酒杯，说：“喝多了嘴不把门是不是？看来酒不是好东西。这刘兽医调走有五六年了吧？也不知他离开小腰岭前，跟没跟别人说这事。”

“哪知道呢。就是说了，咱也没辙。真要追究起来，我认错就是了。大不了赔一头种猪。”苏泽广叹了一口气，说：“只求别给我上纲上线，说我破坏社会主义生产力就行。”

“你还真是破坏社会主义生产力了。”黎素扇笑咪咪地端起酒杯，饮了一口，说：“那头种猪要是不让酒害死，你想想，它能与多少母猪交配，能产下多少猪仔啊。要是按它可能生下的猪仔赔偿，起码有百八十头，我看咱家就是砸锅卖铁也赔不起。”

“你就知道火上浇油！”苏泽广端起酒杯，一饮而尽，说：“我们党总该懂得，一个知识分子比一头种猪更重要吧。”

“对我来说是这样哩！”黎素扇打趣着丈夫，说：“没做亏心事，不怕鬼叫门，来，咱干一个。想不明白什么事儿，今儿就不费这个脑筋了。”

苏泽广觉得妻子说得在理，于是两个人放松下来，一意吃喝。黎素扇喝多了，手脚就不安分了，她一会儿哼着小调用指甲去掐烛花，一会儿又从桌下伸出脚，踢丈夫一下，甜蜜地挑逗着。苏泽广觉得烛光下微醺的妻子就像燃烧在桌角的蜡烛，那么的细腻，那么的温柔。他想快些把妻子搂在怀中，于是赶紧帮着捡桌子，刷碗，烧洗脚水，铺上被褥。当一切收拾停当，他去拉窗帘的时候，发现月亮已到中天，好像天已经把话说尽，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。苏泽广拉上窗帘，吹了蜡烛。屋子陷入了黑暗，但他明白，另一种光明就要出现了。他用胸中的火焰，很快点燃了妻子。

黎素扇醒来时，曙色微露，丈夫不在身边，她觉得口干舌燥，便到灶房舀了一瓢水，畅快地喝起来。清水在她体内奔流的时候，困意渐渐消退了。黎素扇回屋后穿起衣服，出了家门。她想看看平素喜欢睡懒觉的丈夫，这一大早的，去了哪里。

空中仍能望见月儿的痕迹，那是月亮彻夜燃烧后留下的灰烬。在空气洁净的地方，日月常常同时出现。只不过太阳现出的是红彤彤的肉身，而月亮隐现的是淡白的魂儿。小腰岭的春天，早晚温差很大。白天时化得稀里哗啦的大地，到了夜晚，好像被清冷的月光给施了魔法，白亮的水洼又凝结成了冰，泥也由柔软变得坚硬。那些调皮的孩子，在上学路上，专拣那些结着薄冰的水洼去踩，“咕嚓”一声，冰绽裂了，孩子的笑声起来了。裂纹光芒四射的样子，像是一朵怒放的雪莲花。有的

时候小孩子踩得重了，鞋子会被冰下的水浸湿，那时他们就得飞快地往学校跑，早点进教室，脱下鞋子，放到火炉旁烘烤。

苏泽广不在院子里。黎素扇发现堆在厕所旁的大粪被人撮了一角，便明白丈夫这是上大地送粪肥去了。

小腰岭的住户，既有房前屋后的园田，也就是前菜园和后菜园，也有离家较远的自留地，人们称之为“大地”。一般的人家都有一片大地，但也有人口多的，有两片。大地少则两三亩，多则五六亩，一般用来种土豆、白菜和萝卜。它们既能作为越冬蔬菜，又可充当粮食。通常，家中的菜园是由女人侍弄的，而大地则由男人经管。苏泽广种地并不在行，所以他家的大地常常是野草疯长，虫害肆虐。为了这，黎素扇没少遭小腰岭女人的耻笑。有人说：“你们家的土豆，怎么长得跟牛眼珠一样，这么小，吃时都没法削皮吧？”还有人说：“你说苏校长种的白菜怎么只知道长个，不知道抱心啊？”黎素扇嘴上说：“一个吃的东西，分什么好孬啊！”可心里对丈夫也是怨恨的。他去大地干活，往往是泡上一壶茶背着，再带上一卷古诗。到了地里，草没锄几下，就坐在地头喝茶读诗了。

黎素扇朝自家大地走去。刚出村口，就碰见了生产队喂牲口的老木，他正在遛马。见了黎素扇，老木擦了一把鼻涕，说：“刚才碰见你们家老苏了，他今年可是出息啊，一大早就去大地送粪，看来你们家秋天时要有好收成了！”

黎素扇淡淡地应了一声。

老木又说：“其实你们家的大地种好种孬也没什么要紧，苏校长月月开工资，不像我们，年底要是不分红，就得穷着过！”

他的话，让黎素扇心底一沉。假如丈夫出了事，家里的经济支柱倒了，自己怎么养活这个家啊。

黎素扇心灰意冷的，没有继续向前走，而是折回身，返家做饭去了。等她生起火来，烧开一壶水时，苏泽广挑着一副箩筐，汗涔涔地回家了。

黎素扇说：“我都不知道你几点起来的，睡得太死了。”

“你当然睡得死了。”苏泽广用手拂了一下妻子的脸，鬼笑着，“你昨晚醉着了嘛……”

黎素扇打了一下丈夫的手，嗔怪道：“刚挑完粪，也不洗手，就摸我脸，我得晦气一天！”

苏泽广“噗噜噗噜”地洗脸的时候，说：“咱家明年也得养头猪，靠这点大粪不行啊。”

黎素扇说：“不是还有点鸡粪吗？”

苏泽广说：“鸡粪得上到后菜园，那里不是种饭豌豆和倭瓜吗？老木说过，上了鸡粪的饭豌豆和倭瓜都面，你可得记着啊。他还说，大粪劲大，要是上到萝卜地里，萝卜爱烂心儿。”

黎素扇笑了，说：“没听说过大粪能把萝卜烧烂心儿的！”

“前菜园的芹菜地，我看今年换个茬吧。年年种芹菜，那块地都死性了，今春种点柿子椒吧。人家不是说了吗？地不换茬不长，人不挪窝不旺！”

“你别交给我——”黎素扇顿了顿，说：“这些地都等着你回来种。”说完，侧过身，偷着抹泪去了。

苏泽广擦干了手，走到妻子身后，将双手搭在她肩上，柔声说：“平常老跟我凶，现在对我这么亲，看来是患难夫妻啊，我都舍不得了。”

黎素扇抽了一下鼻子，说：“少跟我套近乎，一个男人，手上打那么多香皂干什么啊，是不是为了那个音乐老师？”

苏泽广一甩手，说：“一派胡言！”

他们不再斗嘴，一起做早饭。做好了，唤合图和彩鳞起床。一家人吃过早饭，上学的上学，上班的上班。洗过的中山装和书包都是半干，所以彩鳞上学提的是三角兜，苏校长穿的则是一套深蓝色便服。他们出家门的时候，黎素扇总要嘱咐一句：“看着点儿路啊！”

家中只剩黎素扇一个人时，她开始帮丈夫打点行装。内衣内裤各装了两套，外衣外裤则是一套。毛巾一新一旧，新的擦脸，旧的擦脚。肥皂香皂，各装一条。蜡烛火柴，一样一包。茶缸、刮胡刀、拖鞋、花镜，只要是丈夫用得着的，悉数装上。想想他可能要个一年半载才回来，便将刚收好的冬衣又从箱底取出。那个大旅行箱，很快就被塞得满满当当。想着丈夫一个人可能寂寞，她把半导体搁上了。再想想他离不开书，便把几卷丈夫常看的书也装上了。不过当她拉上箱子的一瞬，突然想起书是个惹是生非的东西，万一有一天这样的书再遭禁，他不等于带去了几颗炸弹吗？于是又把书抽出来。就这样，她折腾了一上午，才收拾好行李。

小腰岭人家的午饭，一般都比较简单。但这天中午，苏家的午饭是浓墨重彩的，有金黄色的炒鸡蛋，粉红的油炸花生米，还有雪白的炆土豆丝。合图放学回来，一看饭桌上的菜，叫着：“妈妈，咱家不过了？”

彩鳞笑眯眯地说：“有好吃的！”就先吃上了。

苏泽广小声对黎素扇说：“你这么做，让我觉得要上刑场了。”

“瞎说什么！”黎素扇说，“我饿了，吃点儿好的还不行吗？”

苏泽广无精打采地吃过饭，一看妻子为他打点的行装，心更加沉甸甸的，他说：“这像是带着半个家走，用不着吧？”

“你听我的吧。”黎素扇说，“有备无患。”

苏泽广朝妻子要了十块钱，说是晚上学校有个聚餐，不回来了，让她和孩子不要等他吃饭了。

黎素扇白了丈夫一眼，哼了一声，说：“随你吧。”

苏泽广从妻子的眼神中，明白她以为他要去寻找新来的音乐老师。这个老师从青峰来，二十六岁，还没成家，住单身宿舍。她生得娇小玲珑，就像一个轻灵的音符，好像随时随地能飞起来。她的手风琴拉得很好，苏泽广常常以听课的名义，去她的课上听琴。次数多了，教导主任察觉了，有一次提醒他：“苏校长，音乐课您听了五堂了，地理课一堂没听，是不是安排听听？”苏泽广这才不去她的课上了。不过，音乐老师的课，有时他坐在校长室也能听到，因为琴声长着翅膀啊。

其实苏泽广对音乐老师并没有非分之想。在他眼里，她不过是落在小腰岭的一只明媚的黄鹂，专为歌唱而来的。

苏泽广下午开始清点办公室里他认为该销毁的东西。他把平素偷闲写的诗一页页从抽屉里翻出，逐一过目。这时的他宛如一个审判官，裁决着哪些诗该活，哪些该枪毙。当他读到“三更里，雨潇潇，五更后，心犹寒”时，觉得它太颓废了，就把它放到处决的行列中；而“我在月下独酌，邀一朵彩云，做我杯中的新娘”，又过于小资情调了，也被他放到阵亡者名单中。就这样，经他裁定，只剩下五首诗了。他对这五首仍不放心，又仔细端详了一番，发现“我的泪，落入黑暗，于是黑暗有了种子，生长出了黎明”也容易惹祸，便让它作为最后的殉葬者。他把裁决的诗，连同一个断臂的维纳斯石膏像，以及一卷手抄的《纳兰词》，用报纸裹了，一并投入走廊的火炉里。只听“轰——”的一声响，炉盖震颤了一下，那些东西顷刻间就被腾起的火焰吞噬了。苏泽广叹息一声，离开火炉，回到办公室，枯坐着。待到下班时刻，他锁了门，去供销社，买了一瓶高粱烧酒和一瓶红烧赤贝罐头，提着它们到王统良家去了。

王统良比苏泽广小两岁，是个伐木工，也是个出色的猎手。冬天的时候，他去山上的工区伐木，到了春天，则回到小腰岭种地，直至秋天。王统良年轻时，看上了黎素扇，他求媒人提亲时，黎素扇说，她已经和苏泽广好上了。这让王统良很没面子，因为他相貌英俊，收入不薄，在小腰岭是数一数二的男人，而苏泽广那时只

是一名语文老师。王统良悻悻地跟媒人说黎素扇：“看上一个握粉笔的，她还不得跟着吃一辈子灰啊！”

黎素扇跟苏泽广结婚了，王统良也娶了女人。他老婆很能生养，每隔两三年，就要给王家添丁进口。这样，四十多岁的王统良，有六个孩子了。因为黎素扇，苏泽广平素很少跟王统良往来，他们在路上碰见了，也就是打个招呼而已。所以王统良见苏泽广登门，十分愕然。他以为孩子在学校闯祸了，苏泽广一落座，他就问：“是哪一个干坏事了？”见苏泽广不说话，他判断：“不是老二，就是老四，这俩东西不是省油的灯！”

苏泽广连忙说，他今天来，是私事，这私事得喝了酒才能张开口，说着，把酒和罐头呈上。

“哎，你来喝酒，还用得着拿这个吗？太见外了！”王统良赶忙去了灶房，大声吩咐老婆：“把仓房里剩的那半只兔子拿来，红烧了，再切上一盘猪皮冻，掂掇几个菜，我和苏校长要喝点儿酒！”

王统良回到屋子后，苏泽广问：“你又去山里套兔子了？”

“前一段闲着没事，偷着下了几个套子。大前天溜套儿去，发现还真逮着只兔子。”王统良说，“可别让森管所的人知道，又该上门罚款了。”

苏泽广笑着说：“放心，哪能说出去呢。”

王家有四个在校生，以往他们放学回家，会像一群快乐的小鸟一样，打打闹闹的，蹿来蹿去。今天他们发现校长在自己家，吓得不敢吭气，猫在后屋，装模作样地写作业去了。只有六岁的老五和三岁的老六，还溜进屋子，蹭在爸爸身边。苏泽广和王统良说的，都是些无关痛痒的话，连小孩子都觉得无趣，老五老六又纷纷跑到灶房去了。那里煎炒烹炸的，显然比屋子里有意思得多。

天黑了，王统良的老婆把八仙桌支在炕上，点起蜡烛，将菜一样样地端上来。小腰岭的风俗，但凡家中来了贵客，女人和孩子是不能上桌的，他们要么等到客人离席后吃剩的，要么在盛菜时，从每样菜中扒拉出一点，偎在灶台前吃。苏泽广一看菜码很大，就对王统良的妻子说：“弟妹，多给孩子拨些菜，我和统良吃不了这些。”

王统良的女人高个子，长脸，宽肩阔膀，浑圆的屁股。她脾气好，能吃苦，为人实在。听苏校长说让她再拨些菜给孩子，她真的去灶房取来一只空碗，每样菜又夹了些，说：“让你见笑了，我们家小崽子太多，不够吃的时候，他们会打起来。”她夹完菜，放下筷子，端着碗出去了。王统良小声对苏泽广说：“我这婆娘，实心眼儿，你要是再喊她进来夹点儿，她还会拿个空碗来的。”

苏泽广笑了，王统良自己也笑了。他们在笑声中干了第一杯酒。

王统良说：“泽广，说吧，你一进来就拧着眉，好像又回到了喂猪的那些年。遇到什么难事了，只要我能帮的，没说的！”他拍着胸脯说。

苏泽广一五一十地，把紧急会议的通知悄声告诉给王统良。

“是不是又要搞运动？”王统良放下筷子说：“把你们招到兴林，然后悄没声地放到哪里去？”

“我怕的就是这个呀。”苏泽广说，“也许这一去，三年五载都回不来呢。”

“你们这些喝墨水的也是，说风光挺风光的，说倒霉就比谁都倒霉！”王统良说，“可怜素扇跟了你，吃粉笔灰不说，还过不上个安生日子！”

“要是我万一出了事，回不来了，我想求你帮着照看家。”苏泽广说这话时，额头沁出汗，说：“别人我信不过。”

苏泽广求助于王统良，是经过反复思谋的。他想王统良毕竟爱过黎素扇，爱过，就会在心里留有余音，愿意帮助她；其次呢，王统良是个正人君子，不会乘人之危，黎素扇就不会有失身的危险。

王统良沉默片刻，喝了口酒，突然说起打猎的事情来了：“泽广啊，我这辈子打得最了不起的一次猎，是二十一岁的时候。那年春天，我在乌玛河下游的一个沟塘子里，下了几只套。半个月后，我去溜套，发现套住了一头小黑熊，它已经死了。我没有摘套子，想等它腐烂了，用它做诱饵，逮个大动物。这样，我在小黑熊旁边，又下了几个大套。好嘛，五天后，果然套着了一只鹿！那是只母鹿，还活着！它一见我，就转过头，好像生我气的样子。我跑到它面前，让它正眼瞧我，猜猜它怎么着？它竟然低下头，还是不看我！我明白，它心底鄙视我，我用死去的猎物引诱了它，它不服气啊！于是，我把它被套住的那条腿，从铁丝套中卸下来，让它拔脚走。它一开始不相信我放它生路了，站在原地，动着蹄子，就是不迈步。我在它身上拍了一下，示意它走，它这才怯生生地一颠一颠地走了。不过它刚离开沟塘子，又返回身，从灌木丛中露出头，慢慢朝我走来。在距离我三五米左右的地方吧，它停下来，定定地看着我。它那眼睛啊，湿漉漉的，含着情，我从没见过世上有这么美丽的眼睛啊，真是看一眼，就让人忘不了！我知道，它临走前，想来谢谢我。我冲它拱了拱手，表示领情了，它这才转过身，朝灌木丛去了。这回它是跑着走的，它不是怕我再伤害它，估摸着好几天没跑了，它去林子里撒欢了！泽广，你说，这是不是我打得最好的一次猎啊？”

苏泽广明白王统良为什么讲这个故事，他无限感激地说：“素扇和我家孩子，